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王母朱氏墓誌

王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其之女王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存其為人嚴憚不安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王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弊率躬為之比其成人悉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夫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毋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終不可奪也王父諱某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楙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塟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且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徃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
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
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没不朽矣獨
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没也不克銘以
懿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
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
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
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絶俗之士游
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
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
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皆隱德不仕夫人沈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
族内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
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洪源之南享年
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
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
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洸坎鎮乃
其次子也銘曰蠢蠢世人徇物喪己驕吝日滋富不
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粃糠允矣

夫人其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允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允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敘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劒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貴諸父皆浮侈妄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賚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解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既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賦斂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

明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適大饑流亡莩踣者相枕藉君為法振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斂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疏目民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塟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二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歘天闕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劒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眪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巳不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嗇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顧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旣沒踰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眞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巳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之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旣壯學益富行益脩邑里旁郡見者竦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閒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寤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卒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祿祿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

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醖藉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後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躐其樊者也宜行之徒循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

於斯時欲肆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於戲先生圭璋之珎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羣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郰詹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慍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

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涖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塟于常州宜興縣善拳鄉橫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叔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

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胷中之藏羅璵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敝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遺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癉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無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其官而審律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予何可辭乃序而銘之先生諱儀字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皇任某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彊學老益不懈六經百氏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大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

也已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乎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虔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闘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遲刃輒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冤得不死者五人令很愎訟君不已彌年不能決其後吏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隱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事縣有老吏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汚君緩其獄闕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搢紳皆知

黃氏之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訖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勞改宣德郎上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江州廣寧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

明擢崇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女二人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賙卹族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早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為是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

涖官臨政務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莞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盖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録十卷藏於家疾且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没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書戸部黄公之狀来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歴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懋德在躬閟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畢不流迺止于兹其存不朽有曄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會其遇人樂易無疏戚之間賔室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轑槀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毋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巳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巳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子皆早夭其月其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入官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韞匵待價千金醻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偲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荀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柩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塟橫山泣送者塡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遺土服之輙愈其遺惠在人久而不忘盖如此國博君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冡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毋夫人憂寠甚家徒四壁立閉門自守雖廪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於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寕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

南容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
德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
南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
所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
信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
授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
太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
議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
雲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郎自陳歸部
授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衝罷改授

簽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入覽赦轉朝請郎用
年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
袞州自永靜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
公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
不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
疾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過海船鉦鼓偕鳴吏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鬭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尹族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息受成命行文書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能盡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

得申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內使者驚問公曰彭澤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者前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巫覡有前期唱言其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于城隍

神祠如所問至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
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
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
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跗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
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吴河流不復由故道
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
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
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
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
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

其言化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朞至十倍崇寧詔天
下興學莫遂為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
公為理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
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簡直不汩於私欲居
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
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
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涖官臨事以理自
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
雖要權必争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
徽名於世雖仕莞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

久益恩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
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胷
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
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
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輙語屏絶情累若預有
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恠之莫敢問
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
伐己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
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
諱慕琦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

國博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
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栁氏括蒼人朝散郎珣
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
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
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
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
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
男一人女二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
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
賛論五卷藏于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

日塟公于横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来請銘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叙而銘之銘曰李本嬴姓爰自髙陽天祚神尭興于有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絶或封惟時之遭偲實其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充蕃蕃子孫世載其徳著于毘陵疾誰與廖邦君之靈公藴大器增光于前匪斵匪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施其行則躓寄之去来視猶一蜕善無不報不于其躬力穡之勤後穫必豐烈公多子惟公是似貢報于天如執右契横山之陰有墳其壚公則無憾永安此居

許徳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塟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歸省松楸其子知徵不遠數千里以書来請銘歲十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徵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徳隱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銘所以譔徳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来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胷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
如在已者雖里巷疏遠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
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笄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櫟女二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己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于外不復以世累攖拂其
心日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静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沿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鷄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年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温而氣和喜愠未嘗形於色

清愼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弔哭者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尚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

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況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事之毋順適其意無少忤
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
其墓舍予其誰宜乃敘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
祖諱思父諱㽞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
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
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
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
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
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
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葬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
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政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
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于其鄉將以宣和二年八月
十六日葬于交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毘陵乞予
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
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
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祖龔祖鈞父世
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毋夫

人得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庾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蔕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天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況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

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留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郎即崑山令也次曰俊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交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庠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脩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毘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愿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輙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賙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隣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財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録曰宜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機巫宗人得癘疾闔戶無敢往来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逆旅㷀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訖哀其無告為之棺歛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没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明盥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視屹然巳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者庸有異乎盖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在塵勞中而能自發藥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皐孫二人其孫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髙元脩之狀来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脩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来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侍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賡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太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絶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朞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温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悦至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許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爲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爲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爲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爲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

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爲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畧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冐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砦羗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奏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illegible]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又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嘗轉奉議郎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緦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
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
騎尉父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
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
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
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
賞敀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留之復還禮部轉朝
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
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
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

寶章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
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壻
也以公聯姻婭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
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
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
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
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
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
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
京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

命官脩中書備對録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歳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覧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綱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荅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脩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㴑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朞親即以與其子綿其數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奬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膴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来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丞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甥舅自為知已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盖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襈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謇然持議無所回隠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辯論上前多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欵塞之質下寛大之詔以安群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孰能然耶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禄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寛宥之叙而不知疎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盖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内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耶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覿公之心矣故今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吴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周楙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世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鰥議直辭如防在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賡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州山陰人仕唐為諫議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哲宗諱）贈大理評事祖穀贈承事郎父植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温凊各適其節言徳功容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為配是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継而擢高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慍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閨門之内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禄微喜過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之夫人躬治薇饌必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吝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以

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大閭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盖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劒州沙縣稅務有言李復未行曰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功曹事周楙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奭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譔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銘

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
不辭而銘之銘曰内職之脩閟而弗彰有子之賢其
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
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累贈銀青光禄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穎悟絶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
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俟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禄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巳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是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在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義以砭曰之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揷楚間也改常州司刑曹事公涖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逋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荊浙制置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志編脩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陛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請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易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胥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訐主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常白公欲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聘眙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雨而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蘇而吾病無憾矣病浸極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纔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失吾賢守也盖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郎充兩浙轉運司管勾文字曰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内外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原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不得辭銘曰懋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歸淵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大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大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代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寳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

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
人憂服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
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
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塟
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車轢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
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
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
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
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
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

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
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
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
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
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
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
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
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
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婣族人無間
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

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士卒于官擬抹握皆蚤世損廸功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掞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於戲天乎胡不憖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忘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展仕為三班奉職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贏糧趼足至京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雪上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畤縣令好時在隴右為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

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絶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来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奉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吏推治不能决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側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

恊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者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宜之安撫朱公紱以公兼領帥事頼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禄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揺手為姦尹陛對被奬諭遂以公之名聞于上扆旨親除左司録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

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錮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録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毘陵愛其土風欲營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已子蒞官臨政嚴而不苛寛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懐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照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禄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

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慶府鄒縣事朱𨕖次適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華曰萃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猷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聞出藩于外施惠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佽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勳德載史民易名議行著于大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叙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

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今遂為毘陵人公天資儁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游太學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廣為七閩都會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鍜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亘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覔一薦邪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潁昌府郾城縣脩奉
泰陵朞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諜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旨日
監軍貴酋欵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容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閑田為將吏冐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乆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衆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凡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乆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師與總管爭訴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隱願少

寛假以責来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
中陝西鉄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鉄
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癈因建言倍給
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
百癈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
指望實益乎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
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彊
大元豐中兵　其城下羌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
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居不糜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
来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乗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
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
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
距漢界百餘里地皆潟鹵無水泉古所謂澣海也間
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
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

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削藁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絶無打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徐丁臺帚章塡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聘貽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粟板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

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衂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来獨由鄜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由延帥刊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審閱其當受與否諸邊皆禀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寳夏人以所賜御寳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吏諭以御寳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

生事祊羌人乂拒命上許其納款諜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羌必不来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為然除集賢殿脩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圉益固大觀初閔輔畿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遣還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踐更者以益兵朝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鄜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恃蕃兵弓箭手為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千里而諸城踈遠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隙敵不得閒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不允政和初内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遣者重
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継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思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事在道改

知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敕公移一準銅錢
槩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
民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
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略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
使奏乞辭避璽書襃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
如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
公曰閫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
信者重以賞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陲晏如政和
五年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

洞霄宮復徽猷閣直學士盜發蘄原聲震東南起知
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
危矣公誠久病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
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震擾公之
威名凛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
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
赴闕除河北河東宣撫司叅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
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
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
見義敢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

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特已甚嚴而遇下明恕
臨政愷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貴倨闊略細務
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
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
役所部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
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敵慮勝動中機
會每以疆吏生事為戒嘗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
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
得以晏然是為稱職若規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
冀華寵榮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

假人以私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
知人性誠孝每以褒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
奏乞回授特旨從之敦穆宗族恩意備至常遇郊恩
舍其子孫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凡近族子孫
聚而居之養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奏議
七十卷娶同郡胡宗詵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
贈淑人子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illegible]
朝奉郎通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
女適從政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
言登仕郎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
通仕郎餘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
威加羌戎一塵不驚孽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毋吳氏贈太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躡門願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
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
酒令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
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累飯
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
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戸外屨常滿
矣執經考疑虗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
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閲
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
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

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以償海
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寳恩轉承
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
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
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
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
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
尚書省轉朝散郎還光禄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
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寺脩
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来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鈌員有旨遴柬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多又脩因革禮二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轉朝請大夫求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關決庶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歛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惰農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甞因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菑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為感動未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今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飢民賴之以濟其為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公

於暇日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為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illegible]

無倦其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嘗更省事殆十年同進者衮衮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嘆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今又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公在均陽歲荐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

之亡登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毗陵守何公兖之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銘昔余在熈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頒頒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止公方妙齡[illegible]峙間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瑑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熈寧更新學校遴柬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
業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璉卒
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其有力也其為子而
孝於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
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
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
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
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
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
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

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
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
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
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
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
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毋儀天下向氏遂為
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羌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廵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綱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
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嘗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乏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己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献者輙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己者未嘗形言色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漲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盗公為尉威望隱然盗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涖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
歸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
卒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
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

二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有賢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新中山府司録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渭州白馬縣丞餘皆蚤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幷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

七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某堂村狀公之行請銘於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
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
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柬天下賢才
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
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
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
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閲歲丁通議憂去職
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
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
巳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
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
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
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
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
畧不見遷謫容爛廬酒户之僕乗醉詈逋歐欠者至
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閲
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
之青溪民有訢匿上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
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

醉歸盱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去矣僦舟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僦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鏹來告且曰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義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二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狃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牓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乂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
於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姓
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矣
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令而
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
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還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部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
集相度開興助正塩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
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
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部

員外郎後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容
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
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摘公元祐辨訴論罷職出
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還朝奉郎賜緋魚袋
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初
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祕書少監國子祭
酒崇寧改元兼權祕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而
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荊浙等路
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為戶部尚
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某

昔嘗免刑部郎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以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子太師意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還朝請郎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用恩復請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去来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揚州江都縣善應鄉頰村青

龍岡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便親闕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貲産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欲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録要義皆

成誦其屏聲色黜滋味盖篤信而然非彊絶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鸜鵒公素不殺而厲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鷙禽上死之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飷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疏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盖公以儒學自將該洽

有文而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沖淡克配君子封靖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撝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郎知盧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年其弟誠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囬踐更三世不附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

庭疾已隨瘳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
好公之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忠毅向公墓誌銘

其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問曰方今雄藩巨鎮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惟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精貫白日非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

者莫不欽歎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公於某所某原以通判潼川府朱某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伏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勳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之知也亦不可湮沒而無傳乃叙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爲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

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禀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爲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彊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勤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節董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三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才望顯者甚衆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爲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

知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
聖登紫雲樓客令官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錫賚
有加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承
差監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
書荊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
而練達政體如素宦者知荊南馬城器其才府事多
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
之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
少屈秩滿知蘇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
諸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

其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
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
爭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須被逮即
具舟東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必以抗論
不從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
後信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
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
置一皷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皷以相聞
公曰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
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

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迺相侵陵則鬬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又之卒如公議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欲置之重典公以未上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大霞宫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髙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黄河退灘地淮浙圍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

為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士暕常患不給公笑而不答他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暕服其明焉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職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議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溱播思珍四州及其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又之瀘南郡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要議請開溪州路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

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要與冉蠻老以仇怨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冉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三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

邑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
二府中御史臺極陳開邊徼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
之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後遂罷夔路
廉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夔州故土也山嶺
越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白尚
書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
所以固疆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
州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顏乃移夔告魚
復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啓戰爭又屯兵于
外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

久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
因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
首薦寒士上皇領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沮格之不
報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
任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循舊例獻
遺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許份議
開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
小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
乃罷其後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俄知徐州靖康元
年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

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羡餘知密州郭奉世與
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
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
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
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
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
之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
竟奉世罰金而已山東久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
山濼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猶凋瘵未復盜賊
相扇屯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

解官與諸弟居淮寧府會蔡州闕守州人邀使者馬
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
復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
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
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
攻城公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卒赴東京留守
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
被執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
立不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
三日也有陳揆然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

事子褒朝請郎子袞迪功郎子某皆見害家巳破散
掞入其府取公誥勑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
虜奪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
他日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沇奔喪乃得公遺骸并
誥勑及鴻以歸後二年子卒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
尋得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
公八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沟及三女早
亡讓將仕郎溥通仕郎涖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
未知所在沇登仕郎鴻以褒與補將仕郎孫女一人
諫官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

風逃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
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
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
下明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
其後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
死節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
親將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京西路經制司書
寫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
再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
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況邇來守土之臣望

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
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
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贈二資
恩澤特贈通議大夫父之有言用兵以来伏節死義
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
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
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
聞者聳然以為效忠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
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篤於惇族公承其志
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珎

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
不為浮文末禮以揜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
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
與人議論衎衎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
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
為筦庫進而屢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
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
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胷中素定也高才遠識未
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横流
稽天取義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旻天

不問翟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其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祕書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第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

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閒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枝辭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伏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窟黨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贓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朝廷以委公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為不冤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鄢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契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盖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訢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

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義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寮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墟村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莅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

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
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
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
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羇旅起
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
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
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
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
起無遠宦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
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塋于公
之兆子男八人長悳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
中早世次慤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悆迪功郎福州
士曹掾次惠次憲次懋次悊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
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秘
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
司錄事邵勲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翀中
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
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
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乂

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毋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抵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矣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郡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綿遠族衆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建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

鋒將彥卿生文之當閩滅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循子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鄭氏俱贈碩人通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弟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秉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文詞若此古人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絜稱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

安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
之初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
公輙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
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
果可驗訴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
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
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録事參軍鄧帥李夔辟公
知淅川縣事前政以輭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
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
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

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婦不足委五邑賣醋賈皆
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争奉州且利
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
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
嘗受一錢京西漕専領脩洛陽大内坑冶使者創行
鑄新鐵錢科兩路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
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争之鄧
帥許公先疑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争承以謂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
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淅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

易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任才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薦守令仍以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愽士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言淮南連歲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樁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湊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難之所陳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仁愽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況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以供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

趣時顧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致城外彊屍縱横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録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黙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並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竒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

有竒計共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吏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閤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懐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關懐待之憖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覿皆售偽濫物以其價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

物皆精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冊三且
諭公將来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来
公聞而遲疑上卽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
自疎賤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乆
翌日加賜茶錦宮花等盖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
官進士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
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
儕先加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
旨皆取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
言姑欲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

應者不一凡物旣不可考數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
一司公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
有司意則美矣第恐外庭旣行之比司仍復干預則
用度將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
辭而相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
式九貢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
郎是冬復假太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
聞公名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覲河朔叅政不
脩将士驕慢因使畢賜對上䟽論之言兵可百世不
用不可一日弛備兵當畜鋭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

息上極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郎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来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此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脩立大河堤岸賞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欵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合見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纔至瀘溝

百萬之衆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洎索
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
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
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
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
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
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輙生
此議況重賦暴歛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其受
命而来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輙
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
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
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
介冑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
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
圍棊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
改館遣其酋領来見公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来雖號
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
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
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
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

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馹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
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
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
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徼很自大釁端漸起
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
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
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
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令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
繒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毋等同至進徽猷
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毋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

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
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
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
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
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跂之公曰國
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毋云如此則將
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
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
降宸翰於王黼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
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

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
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
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
地来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
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
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
錫宴豈可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
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冥頑莫回但移文
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
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

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
往往辭窮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侍郎王黼既不喜
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
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
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
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
比来言官多攙擷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
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
乆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
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賛襄之臣尚以是

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
有不可勝言者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
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
諭公曰觀女真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
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
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
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
禀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
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禀
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役其軍首先退乞將二

人重加竄責章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
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
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撫陝西河東經畧司告諭蕃
官首領各所在官司播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
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
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
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
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
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宮
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

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所輕重宜加裁定又踈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羣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手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攄詰克其使臣丘大成令倍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官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其析居其遂奏令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瀆君父故其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冊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禄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塩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

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揚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領宮祠宦官李瓌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瓌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鄜延帥薛嗣昌輙執奏所辟司録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輙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違元降指揮恣為侵漁湖北提點刑獄臧時中在任姦贓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擊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客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

顧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
不能深取信于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
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
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
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盖貫總戎一十餘
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
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
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
右文殿脩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于死地於是
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

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
授宣教郎黄州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黄州三
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皇帝登
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
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
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頼
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
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
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
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

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書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置應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並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一日赦舉文武材畧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

未周乎宜詔大臣亟以敕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何而可殄奔兢如何而可息深謀

熟講果斷而力行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来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路分以上各舉可以将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衂責罸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條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一兼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来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寃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勑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

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
委保上簿先次施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
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
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
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勑知閤門事韓恕曰
如周某下參假牓子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佇如此而
公已不復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
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
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
乃降旨賜寬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

切上仍欲留公樞臣郭三益爲公開陳乃除龍圖閣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
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
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
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
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
旦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
自念平生行已蒞官無甚可愧今官爲常伯終于牖
下尚何求哉吾歿棺歛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窀
穸汝等各勉各節視吾平時所爲則吾無憾矣諸子

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
神氣不亂聞家人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
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
慍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
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
如甚畧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
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
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議不以為過也
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
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

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
顧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
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
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
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
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
黃中途失舡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
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
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
生生之具一燹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素不與人

交利雖親故饋遺亦郄之至上有賜予亦㢘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中使黄琦賜黄金二百两公殿門外附琦奏辭之上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祁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賔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

僻儒鑿空臆説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彊記每語及一事輙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剏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覧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所著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史賛論五卷武學講義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録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郎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

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某通仕郎次某未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至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掇其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公實無慙黠虜驕悍萌芽未熾公策其終宜飭邉備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荐饑帝閔其呻命公出使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閹寺之梟貫為擅寵厲階是生實徵且熾惟其克斷衆悚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蓍龜遣而莫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曷有愧辭後欲考者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樞密曹公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内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以来大臣肆為蔽欺盤浮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酖毒而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

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隷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輔器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載德南劒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郎致仕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妣羅氏咸寧郡夫人公幼頴悟絶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徳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宣奉公憂服除調壽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司勑令所删定官改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管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肅兼榷塲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略曰以彼錙銖之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冦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職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日所慮正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金虜無足慮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高祖得蕭何為丞

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
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論漢用蕭何而
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何常從關中
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之衆會與楚相
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常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夫
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而何獨辦之則天
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不能如何所為盍
亦各輸所長兼採衆論夙夜勤畏恊心戮力共濟艱
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復一日無肯以身
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此而不懲後將何

悔顧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因面奏曰陛下
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曰卿姑待之公
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曰朕已有處置
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下語臣已有處
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以臣為是
言乞早行不然臣且有罪不敢復居此職退而居家
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又乞以河北河
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為三圖
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寬知外屯戰守制敵之
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筭决矣又言王雲出

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衮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挽出境以為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為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爲辱古未有也何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覘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後辭大意以號今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疆弱不敵其禍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

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一二陛下雖虛心聽納而大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去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賓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上曰曹

輔遇事輒發斂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除御史中丞是時何㮚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㮚輕儇不可任及虜渡河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灌最為失策今外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劉連珠寨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北東南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㮚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㮚忌公

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㮚方信妖人郭
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古
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
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領大元帥握
重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
往興仁府迎之公容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
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
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
虜欲邀鑾輿出郊議未決何㮚奏事出云車駕翌日
出郊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㮚

厲聲詆公公又率馮澥共説之澥與㮚同鄉齒長冀
幸一聽㮚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虜將
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
歸私室臥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
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柞献今上會上遣宣贊
舍人黄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
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從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
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
人材而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
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趣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
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押赴
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罪明
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
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
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
水銀龍腦以歛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
二𠯗京秩勑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再辭免從之
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
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

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綖總補
承奉郎女適承節郎羅永次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
進士鄭士饒季未笄公天資孝謹仁施宗族而義著
朋友弟軏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
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
學知名於時蒞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
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
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
葬其孤不遠數舍来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
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

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
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環荐膺顯秩進
居宥密知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
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汙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
此銘詩用廣厥垂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
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
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
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
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
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還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內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閤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莅其職
獨不與估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淮康十之六民以偏重訴之而前守不加䘏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毋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斂所困其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荐饑盜賊蜂起民流亡相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䘏之公既免租而定陶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怒而以二祖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宮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朊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己為子

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
竄嶺南方京卞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
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絶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非篤於風義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
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
君子也自宣德郎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于正寢
實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
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郎亳州城父
縣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
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

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旣卒之明年其
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
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
朋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妙年逢時歷事
三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銘
新阡以示後昆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輿將以
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南紫芝之山以
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

而銘之公諱某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總戎于濟濮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蹕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固

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故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曰至都堂侵奪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廷之臣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

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横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召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彊兵謀臣內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吏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侍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

命遂巳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
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奬諭有景想節義之
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
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圖任焉
其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夜盡瘁
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省議事
疾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illegible]訃聞上嗟惜
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
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皆度越
輩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大父諱

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任登仕
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氏朝奉
大夫徽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違德閨
門之內雍如也公將薨夫人以九月丁卯卒于建安
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郎簽書
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
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荐歷臺諫章數十上皆人所
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畧而不著著其大節而已事
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敷告中外不
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絢國忘身為世大

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繄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书王言炳若星漢弗磨弗泐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爲鄉進士具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綱濵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囷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娱尤喜讀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爲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輙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熈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尤川之漆坑其弟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有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而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鬣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

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爲之表識乎故特敘其為人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為君之墓而不忘也崇寧元年閏月乙卯立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為提孩識慮已有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為憂多計產育子雖士人有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爲怪

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娠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為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為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肄業于郡庠弊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視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夫復何患既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和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迪功郎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既涖

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某常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諸子從之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編集荆公遺文辟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夷易不事表襮胷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閒言傳聞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歉然常自以為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illegible]龍[illegible]夫其[illegible]年[illegible]角[illegible]朝

[illegible]癸其[illegible]